



七日談

(廣東篇)

一張張古地圖，就像時光膠囊。它們封存着澳門四百多年的滄桑變遷。從默默無聞的邊陲漁村，到帆船輻輳的全球貿易樞紐，澳門的故事就藏在這些斑駁的線條與註記之間。如今這座充滿葡式風情的國際都市，其實始終深深扎根於中國的歷史敘事之中。從《全海圖註》到《廣州府香山縣澳門境輿全圖》，這些珍藏在檔案館中的古地圖，無聲卻有力地訴說着澳門在明清版圖中不可動搖的中國地位。

澳門古稱「濠鏡」或「濠鏡澳」。歷史上，澳門從未缺席中國版圖。考古發現表明，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中華民族的先祖就已在這活動。從秦朝開始，澳門地區已被納入中國版圖，屬南海郡番禺縣的一部分。此後歷朝歷代，澳門始終在中國行政管轄之下——晉朝時屬新會郡封樂縣；隋朝改屬寶安縣；唐朝時歸廣州東莞縣管轄。南宋紹興二十二年（一一五二年），南宋朝廷從南海、番禺、新會、東莞四縣各劃出一部分建立香山縣，隸於廣州府，澳門隨之歸入香山縣管轄，時稱「香山澳」。據史料記載，宋末名將張世傑曾率軍民從福建敗退駐澳門一帶，澳門自此開始有大量華人定居。至元初，望廈、濠鏡等地已形成穩定居民點。

明清時期，澳門在中國海防體系中的地位愈發清晰。官方繪製的海防圖精準標定了它在南海防線中的位置。萬曆年間繪製的《全海圖註》作為重要海防圖，不僅明確標註了「香山」與「濠鏡澳」，還標記了「番房屋」和「番船」。這些細節充分說明，明清中央政府始終將澳門納入海防與行政管轄體系，體現了明確的主權意識和疆域觀念。另一幅珍貴的《廣州府香山縣澳門境輿全圖》則細緻描繪了

澳門半島的重要建築與地理特徵。

澳門雖小，卻在世界海洋格局變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航海時代到來後，澳門因三面臨海，航行便利，是天然的對外貿易門戶，成為葡萄牙人覬覦的目標。一五五三年，葡萄牙人以「船遇風暴，貨物浸濕，借地晾曬」為由，通過賄賂明朝官員如廣東海道副使汪柏等，獲准在澳門半島暫時居住。到一五五七年，明政府在香山縣設立守澳官衙門。葡萄牙人通過繳納船稅和地租，取得了在澳門的長期居住權。明朝政府採取「建城設官而縣治之」的管理策略：設立海關徵收船稅，置守澳官及香山縣丞落實行政管理，在澳門與內陸通道蓮花莖設置關閘派兵駐守，嚴格行使中國對澳門的主權。司法上更是明確規定「凡化外人犯罪者，並依律擬斷」，葡萄牙人在澳犯罪由中國官員審理。萬曆元年（一五七三年），葡人開始向明政府繳納地租。在明朝實行海禁時期，傳教士未獲准進入中國傳教前都需滯留澳門。

清朝沿用了明朝對澳門的管理制度。在服從清官府管轄的前提下，允許葡萄牙人繼續交納地租和船鈔，租居澳門。清政府通過不斷強化管理體制，在行政、司法、關稅、駐軍和宗教等各方面完善法令條例，努力維護在澳門的主權。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年），清政府在澳門設立「關部行台」，為粵海關的徵稅總口之一。為加強管理，雍正八年（一七三〇年），兩廣總督郝玉麟奏請「添設香山縣丞一員，駐紮前山寨，就近稽查」。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又以「縣丞職分卑微，不足以資彈壓」為由，將肇慶府同知移駐前山寨，設立海防軍民同知，用於「專司海防，查驗出入漁船，兼管在澳民蕃」。清廷還把香山縣衙移駐

澳門望廈村，專門處理華民與葡人之間的糾紛和案件。清政府對澳門的主權行使還體現在定期巡視上。自清初平南王尚可喜鎮守廣東起，廣東大員巡視澳門就成為一種傳統。

一八四〇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後，世界格局劇變。清朝內外交困，列強環伺，葡萄牙人也趁機行動。一八四五年十一月，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二世單方面宣布澳門為「自由港」，不僅允許外國商船停泊貿易，更拒絕向清朝政府繳納地租。一八四六年四月澳督亞馬留上任後，推行一系列殖民統治政策。他向澳門華籍居民徵收地租、人頭稅和不動產稅，將原本只對葡人實行的統治權擴大到華籍居民。

隨着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西方列強爭相瓜分中國，澳葡當局在澳門也變本加厲地推行殖民擴張政策。葡萄牙隨後於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年）和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先後侵佔氹仔島和路環島。至此，葡萄牙佔據了相當於今天整個澳門地區的面積。一八八七年十二月，葡萄牙迫使清政府簽訂《中葡會議草約》和《中葡和好通商條約》，雖條約列明葡萄牙有權「永駐管理澳門」，但更寫明了「未經中國同意不得轉讓澳門」。

一九七四年四月，葡萄牙國內革命成功。新政府實行非殖民化政策，承認澳門是被葡萄牙非法侵略的，是當前葡國管治下的一個中國領土，澳門的主權屬於中國。一九七九年二月，中葡正式建交。雙方就澳門問題達成共識：澳門是中國的領土，目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在適當時機中葡兩國通過友好協商解決該問題。一九八七年四月，中葡兩國政府正式簽署《中葡聯合聲明》，明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對澳門恢復行



◀《全海圖註》中國國家圖書館刻本中的澳門地區。

使主權。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澳門終於回歸祖國懷抱。在「一國兩制」政策下，澳門享有「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權利。東西方文化融合共存，使澳門成為風貌獨特的城市，留下大量歷史文化遺跡。澳門歷史城區更是於二〇〇五年七月正式成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地圖是沉默卻有力的歷史見證者。從《全海圖註》到《廣州府香山縣澳門境輿全圖》，中國政府對澳門的主權管轄清晰可見。那些標註着「濠鏡澳」「香山澳」的古地圖，有力地證明了澳門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天，當我們漫步在澳門街頭，既能感受到濃郁的葡式風情，也能體會到深厚的中西文化交融底蘊。這片土地的故事，不僅鐫刻在歷史遺跡中，也鮮活地延續在每一天的生活裏。

灰燼中的玫瑰

善治若水
胡恩威

午夜，中環畫廊。落地窗外是維港的流光溢彩，窗內是標價百萬的「概念藝術」——一段空白錄像，一副浸泡在福爾馬林裏的眼鏡，幾筆孩童塗鴉般的色塊。衣香鬢影間，人們談論着「顛覆性」，眼神卻緊盯着牆上的二維碼——那裏跳動着實時估價。藝術，這個曾讓人心顫的詞，此刻像被抽空的貝殼，只剩下資本潮汐退去後乾燥的回響。

這讓我想起油麻地公共屋邨的舊時光。理髮師傅用普通剪刀在廢報紙上剪出舞動的龍鳳，腸粉攤主收攤時用抹布在鐵板上暈染出山水紋路。那時我們不懂什麼當代藝術，卻懂得線條裏的喜悅，色彩裏的嘆息。藝術是呼吸，是生活滲出的汁液，是每個靈魂無需門票就能踏入的聖殿。

當代藝術本該如此。它曾是一柄刺向資本庸俗美學的匕首——杜尚的小便池，沃霍爾的湯罐頭，無不以戲謔姿態質問着美術館的權威，嘲笑着藝術市場的偽善。它們試圖宣告：藝術不在神壇，而在尋常物中；美感不應被精英壟斷，而應由千萬種生活共同編織。

諷刺的是，這柄批判的匕首最終被鍍上了黃金。過去二十年，反叛的「小便池」在無數次學術闡釋與市場轉手中，異化成天文數字的金融符號。當代藝術這頭曾被寄望

吞噬資本的巨獸，反被馴化成溫順的盈利工具。它的價值不再由心靈共振決定，而取決於收益率、投機性與資本流動。在這條精密的流水線上，藝術家生產「符號」，評論家編織「神話」，市場完成「變現」——藝術最珍貴的靈魂，那種直抵人心的震顫，早已蒸發殆盡。更危險的是它的排他性。憑藉資本光環與話語權力，它粗暴地邊緣化了其他藝術形態。傳統技藝在教育中被貼上「過時」標籤。健全的藝術生態從未建立，便已在單一市場的巨輪下碾為齏粉。

香港便是鮮明例證。巴塞爾藝術展人潮湧動一擲千金，這座「藝術市場」如此沸騰。但市場之外呢？是學校裏蒼白的藝術課程，是社區難覓的創作空間，是年輕人在商業與理想間的撕裂。當藝術只剩下價格而失去價值，它便成了無根的浮萍，雖絢爛卻注定漂泊。

離開畫廊，濕熱夜風中傳來二胡聲。街角老者演奏着《流水行雲》，琴聲纏繞摩天樓的玻璃幕牆，滲入資本構築的現實縫隙。寥寥路人駐足，眼中閃着畫廊裏不曾有的光——那是直接被美擊中的感動。

真正的玫瑰從未死去？它只是被遺忘在資本的灰燼裏？藝術的平等，不在於人人都擁有昂貴的藏品，而在於人人葆有創造與感受美的權利。這權利，是任何市場都無法剝奪的。那朵灰燼中的玫瑰，在等待一陣風，一場雨。而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是那陣微弱卻執拗的風。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幾天前G女士一大早打電話給我，說她以自住房子作抵押向財務公司借了兩百萬，錢被騙了，過幾天財務公司要來收樓，她請求寬容幾天但被拒絕，現在束手無策，面臨淪落街頭。我聽後心裏很不好受，但又沒有能力幫她，感到很無奈。與此同時，看到一條新聞：惡名昭著的緬甸詐騙圈不僅沒有瓦解，更大規模擴建，採用衛星網絡，繼續進行網上和電話詐騙，禍害人間，實在是人神共憤。

G女士是詐騙案受害者。她早年從內地到日本留學取得博士學位，在日本某著名大學當教授，是研究日本家族史的專家，十多年前獲聘到香港一所大學任教，四年前受騙時已經退休，在香港過獨居生活。

當日G女士發現自己受騙之後打電話向我這個校友求助，其實我和她平時很少聯絡，接到電話後立即和幾位校友趕到她家，發現她還沒有吃飯，因為所有的錢都被騙光了，身無分文，連買飯的錢也沒有。我們幾個人把身上的現金都拿出來，湊了幾千元交給她應燃眉之急。

G女士報了警，我幫她找議員幫忙。後來她告訴我警方抓到一名年輕女疑犯，這名女孩當日聲稱受內地檢察官秘密委

不容詐騙罪惡肆虐

派，在G女士家中吃睡住了一個多月實施貼身監視，並陪同G女士到財務公司抵押唯一的住房，將二百萬貸款全部騙走。再後來，G說警方已追回大部分被騙的款項，但這些錢暫時不能退還給她，因為疑犯背後的主謀牽涉其他案件，要等案件了結才能確定退還給她的金額。我替她高興，覺得被騙走大筆金錢而當中大部分能失而復得，是不幸中的萬幸。

但沒有想到事情峰迴路轉。因為懷疑當初批准貸款二百萬給她這名退休單身老人的財務公司工作人員有問題，G遂在律師協助下與財務公司打官司，結果敗訴，不僅要付律師費、堂費，還要為對方支付相關費用，加上二百萬貸款和利息等。追回來的被騙金錢，G已領回一部分作生活費，餘下金額遠不夠支付這些款項，此時G女士已無能力提出上訴，申請法律援助又因名下有物業而遭到拒絕。數十年來一心一意做學術，兩耳不聞窗外事的G女士，自從受騙之後，變得如驚弓之鳥，惶惶不可終日，此時更感到走投無路。希望有社福機構或慈善團體，可向這名年逾七旬的獨居退休女士伸出援手。

這是過去幾年上百成千宗惡性騙案中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詐騙集團罪惡疊疊，應當天誅地滅。可是，據最新報道，惡名昭著的緬甸KK園區等詐騙園區在今年二月遭中、泰、緬三國聯合掃蕩後，不但未有瓦解，反而大規模擴建，規模更超越掃蕩

前水平。其中KK園區在短短七個月內新建整個區域，主入口安全檢查站大幅擴建，並新增通道及環形交叉路口。衛星圖像更顯示，至少五個新渡口橫跨莫艾河，為泰國一側的詐騙園區提供運輸服務。有外國媒體調查發現，位於泰國邊境妙瓦底地區的詐騙園區，在泰國當局切斷網絡及電力供應後，迅速轉用美國富豪馬斯克旗下的Starlink衛星網絡服務，大量Starlink衛星碟形天線覆蓋多個詐騙園區屋頂，詐騙集團繼續進行網上情緣及「殺豬盤」投資詐騙。

過去幾年，詐騙集團瘋狂出擊，無孔不入，我們每個人以及親朋戚友，很少人沒有接到過詐騙電話或網上詐騙信息。歐美國家亦難逃詐騙禍害。今年初，一名任職室內設計師的法國女子，在社交平台認識假冒荷里活男神畢彼特（Brad Pitt）的騙徒，墮入愛情陷阱，被騙八十三萬歐元（約六百六十五萬港元），更與富豪老公離婚，落得「人又有錢又有」的下場。

跨國詐騙集團已然成為國際公害，任何國家或地區都可能遭受詐騙集團的肆虐，任何人都可能成為騙徒的獵物。所以，國際社會必須加強合作，要像對付恐怖分子那樣對付詐騙犯罪集團，除惡務盡。特區政府和警方與詐騙集團鬥智鬥勇，表現不俗，但還要進一步採取一切防範措施，特別是以水銀瀉地的宣傳教育手法，切實保護民眾不受騙徒所害。

手寫登機牌

最早知道手寫登機牌這樣「物種」的存在是在九月下旬，朋友從倫敦希思羅機場飛回柏林，在機場發來現場新聞——「因為被黑客攻擊，希思羅機場的地勤已經手寫了一整天的登機牌了！」

德國網友們正幸災樂禍地嘲笑英國時，有柏林的網友發出來他們收到的航空公司信息：「請飛國際航班的旅客提前四個小時到機場辦理登機手續。」「請飛歐洲境內航班的旅客盡可能在線辦理值機，並且獲取電子登機牌。」

是的，這次受到黑客攻擊的，不只是希思羅機場，還有柏林和布魯塞爾機場。於是，接下來的日子裏，經常會收到朋友或者群友發來的「實時播報」——今天有些航班已恢復打印登機牌，但收到了手寫行李票；幾個姑娘因為值機和安檢時間太長錯過了飛機痛哭流涕；值機排長隊，安檢排長隊，一定要提前來機場……

對於「手工」登機我有點不理解，然而十月初我從柏林飛巴黎，竟有機會親身體驗了一次。

當我在起飛前一天收到航空公司短訊時，不由得感嘆，這個事情不都已經發生快半個月了麼，竟然還沒恢復正常。於是我在線辦理好電子登機牌，哪怕沒有託運行李我也決定提前一點去機場。

機場的櫃台前雖然都有一些人排隊，但一切井井有條，看上去並無異樣。順利安檢以後，我來到了登機口，才明白了什麼叫「手工」登機。正常情况下，登機口都有一個掃描登機牌的機器，「嘀」一聲，系統便自動錄入該乘客已登機。然而現在是兩位地勤人員在那裏，一位檢查登機牌和證件，念出座位號，另一位在紙上記錄下座位號，然後再在電腦上輸入點什麼。看着地勤人員櫃台上寫得密密麻麻的紙，看得出來這個工作多少有點讓工作人員們有點「頭大」。

更意思的一幕發生在登機後，大家

都已就坐，關機艙門前，我們聽到了機長的廣播：「各位旅客你們好，請大家盡快就坐，並且不要離開座位也不要使用洗手間，我們需要清點乘客人數。」

於是，空姐開始逐一數人數，遇到空座位便反覆跟鄰座確認這裏是否有人，再到處尋找這名空座位的主人。乘客們也沒有任何人顯得不耐煩，鄰座幽默的德國大叔跟周圍的人說：「剛剛我慕尼黑黑馬的同事說，因為遇到不明無人機干擾，慕尼黑機場已關閉了。所以，我們還算幸運！」

德國人在遇到這些事情有時候也很能自嘲，收到手寫登機牌的還特意保存起來，說這可是歷史，說不定以後還很值錢。還有脫口秀調侃說，現在坐飛機，得出發前一周就開始關注德國鐵路公司罷工罷工，柏林航空停不停擺，機場地勤、航空公司是否罷工；出發頭天再次確認火車晚不晚點，航班是否取消。現在還得多加兩條——黑客有沒有攻擊，機場上空有沒有無人機。

別說，德國人也還是有幽默感的。



大漠胡楊

金秋十月，甘肅敦煌多地胡楊林被秋色渲染，吸引遊客前來賞景打卡拍照。

新華社



市井萬象